

● 随想录

近日翻阅《逸韵扬清·嘉定诗选》(以下简称《诗选》),品读嘉定前贤精彩诗歌的同时,与数百年前的喜怒哀乐不期而遇,或豁达,或疏狂,或愤世,或悲悯,同一片天空下,迥异的性格将人们引向了不同的人生际遇。

南宋嘉定人龚明之六十岁中举,八十二岁登进士,晚年筑期颐堂,卒年九十二(一说九十六)。古时称百岁为“期颐”,在医学不够发达的古代,很少有人能活到需要人颐养的期颐之年。有人向龚明之请教养生之道,他作《期颐堂》诗三首,其中第三首写了他得以长寿的“期颐法”:  
“不服丹砂不如芝,老来四体未全衰。有人问我期颐法,一味胸中爱坦夷。”

坦夷即坦荡,坦诚的意思。他的长命百岁,不是靠仙家的丹药和灵芝补出来的,而在于性格的“坦夷”。世人追求长寿,然而真能做到坦荡磊落、心无

挂碍之人很少。龚明之在他所生活的时代,甚至在他家族中,都不是最出色的,但他却以“至孝至诚”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。他中举后朋友劝他瞒报年龄,为日后升迁留余地,他却笑着说:“吾平生未作妄语,且不敢自欺。”龚明之的光明磊落,在南宋士大夫中受到好评,也被后人铭记。

龚明之的《期颐堂》诗前还题有序:“余自顾颓龄,行将满百,虽曰日薄西山,亦当优游以卒岁。遂课儿辈,作期颐堂于别墅,栽花种竹,以为佚老之地。”从序中可见,除了胸怀坦荡外,他得以长寿的原因应该还有诸如乐观、知足等。

拿得起放得下,旷达洒脱,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世人总是有太多牵挂,诗人往往比常人更多愁善感。同样是嘉定前贤的明嘉靖进士沈人种,历任吏部主事、福建布政使、光禄太常卿

## 晚秋的辣椒

一场雨让天气一下子凉爽起来。母亲家门前的小菜园里,夏季蔬菜只剩下十几株辣椒,依旧泼辣地在秋风秋阳中随风摇曳。

儿时,清明过后,母亲会将菜园三分之二的地方栽上辣椒。到了盛夏,它们不仅丰盈了家里的餐桌,母亲每天还能摘满满一竹篮的青椒去街上卖,换回一些日用品,或捎回些油条、锅巴,满足一下我们贫瘠的味蕾。

秋风吹过,地里的辣椒吸收了阳

光的精华,由青变成深绿,由薄变得厚实,外表渐次有了红晕,成了诱人的景致。此时,就会有菜贩子从城里赶来收购,红辣椒远比青椒的价钱高,所以想吃一碗干丝红椒还是件奢侈的事。

秋愈走愈深,地里的红辣椒也愈来愈少。母亲找出竹筛,上面垫层旧报纸,挑那些个头大、颜色红的辣椒,将褐色的菜蒂抽出,小心地倒出圆圆扁扁的辣椒籽,晒干后便是来年播种的种子。

## 跟随陈将军的日子

前不久,获悉了一条令我震惊的消息——开国少将、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、原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逝世,享年99岁。1965年之前,共和国授予开国将帅共计1614名,他是其中的一位,军衔为少将。这些共和国的将帅,至今年10月10日,在世仅有十位,其余皆已千古。如今,陈将军又走了,在世的就不足双手十指了。

我曾经跟随陈将军工作过几年,虽已经时隔五十多年,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我脑海中,就连平日里一些细小的、平常的举动都历历在目。现摘几则记述于下,作为对陈将军的悼念。

一次,我跟陈将军(当时他是军政委、我是秘书)去军区开会,吉普车在哈大公路上疾驰。在一转弯处,路旁的村庄里突然飞出一只母鸡,正好撞在我们车头上,母鸡当即死亡,吉普车也

马上停了下来。陈将军朝我看了下,我立即明白,下车处理去了。鸡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,我向她道了歉。老奶奶说:“不要紧的,鸡死了,还能吃。你们有要事,快开车走吧。”我看老奶奶没怪我们,就继续行路了。车上,陈将军问我怎么处理的,我一五一十回答。他又问我,作些赔偿没?我说,老奶奶没有不满意,也没提什么要求。陈将军却说:“鸡是会生蛋的,蛋可以自家吃,也可以卖掉换钱,现在鸡死了,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呀。”后来我知道,部队有专列的群众工作费,但明文规定损坏老百姓的东西、哪怕是一针一线,都要赔偿。这次事件,陈将军对我说的那番话,可谓耐人寻味、深刻具体了。

陈将军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,不过到了夜里十一点半后,会有夜餐供应。那天夜里,我正和陈将军一起工

等。他在自家厅堂上的题词为:“吏不畏吾威,而畏吾之廉;民不爱吾宽,而爱吾之严。”可以想见是个至刚至廉之人,以至后来身佩七个官印做事,塞外部族因惧其威名而不敢轻易侵犯边境,朝廷有白金采币之赐。他在《赠高弈某君》诗中提到“……胜负由来亦常事,眼前黑白何须评。浮云富贵亦如此,一时头角徒峥嵘”,充溢着超脱淡泊。然而这样一个威名赫赫、淡泊名利的人,最后的结局竟是“以无子郁郁得心疾,归卒,人咸惜之”。因为没有儿子而郁郁寡欢乃至得病去世,一方面显示了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的严重性,一方面也是诗人内心放不下的执念使然。

明代嘉定诗人郑胤骥,字闲孟,文章学韩愈、柳宗元,风格雄健,与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的李流芳关系密切,并称“李郑”。《诗选》收录其《己酉赴试白下

除了籽的红辣椒,洗净后剪成碎块,浸入配好卤汁的陶罐里,就成了荒春炒菜替代菜籽油的辣椒糊。

如今,每每从家乡离开时,总要捎带一大瓶这样的辣椒糊。尽管不再是从石磨的缝隙中挤出来的,但那咸辣的味道没变,鲜红如血的颜色没变,家乡的况味也没变。

霜降来临时,辣椒一季的生命也就此画上休止符。但味道仍齿颊留香,种子也留下待明年发芽。

作,食堂为我们送来了餐点。陈将军的餐点是一碗菜汤面、一只面包、一根香肠,我的餐点只有面和面包。陈将军看我年轻,便将香肠夹进了面包,硬要给我吃。我接下面包时,热泪在眼眶中打转。陈将军和我父亲年龄相当,他既是我的首长,又是我长辈。

陈将军对工作的要求十分高,为他准备的书面材料不到使用那一刻,修改从不会停。一次,我为他准备的一份书面材料,前后已修改多次。到了深夜十二点,陈将军从外面回来,还特意赶到我的宿舍,要我将那书面材料交给他,让他回去再看看。因为常常在这样的境况下办事,我也逐渐地养成了办事不能马虎的习惯。

跟随陈将军的这几年,即便是这些平日里的点点滴滴,也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。

## 项脊轩外

轻人究竟在干些什么。他坚定地认为“书斋可以市廛,市廛亦书斋也”。还写下铭文,勉励自己为实现远大理想而积蓄力量。

我仔细寻找岁月的遗存。项脊轩外,覆盖着溪荪和莲子草的后街河悄然流淌。它的北端是娄江故道,东去浏河口。南端是城河,经由小渡浦,通往吴淞江。当年,这里舟楫往来,归家人每天在河埠下浣衣淘米,挽水浇园。河上曾建有多座石拱桥,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道路拓宽,罗汉桥、菰菜桥被搬迁了,北面的富春桥还在,南面的通衢桥则剩下了“半座”——桥栏和桥面动过“手术”,时而有汽车碾过它苍颜斑驳的身躯。但无论如何,它不曾消失。世事变迁,历史总会在岁月深处显现

病归得杂咏中》一诗。郑胤骥幼时便读书,屡试不第,最后觉悟“三十九年非”,原来从前的奋斗都是劳而益,人生最重要的是“贵得展怀抱”,故而他应试落第后宽慰自己“不得何不可,得之亦复好”。然而从情感上说,“不得”毕竟失落,诗人的自我安慰或朋友的劝慰竟都不奏效,他数次落第后,抑郁难伸,最后竟死于纵酒自放了。

《诗选》另一位令人扼腕长叹的是清文学家、藏书家、嘉定才子曹仁虎。“每遇大典礼,应奉文字,多出其手,宫殿门联,多仁虎恭撰,典重堂皇,足为程式”,与纪晓岚并称“国朝帖体”。这样难得的栋梁之材,在督学广东时,听闻自己母亲去世,悲痛至极,昼夜哭泣,在丧母一个月后竟因哀痛过甚而离世。古代重视孝道,父母去世是为人子女最哀痛的事,曹仁虎伤心至死可说是罕见的孝子了。然而,《孝经》中有

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坏,孝之始也”之语,即在孝道的内涵中,爱惜父母赐与的身体也极为重要,伤心至死,毁坏了身体,又与孝道背道而驰了。

除龚明之外,古代嘉定文人中长寿者也不少,如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的唐时升,八十六岁无病而终,晚年闭门谢酒,“味庄列之微言,以养生尽年”;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,“年九十余,视听不衰,出行不假扶掖。人问长寿秘诀,答曰:‘某生平不知导引服饵之术,但文字外别无他好,未尝轻易喜怒,中年以后,从不露处耳。’”

不论是龚明之的“期颐法”,还是唐时升的“闭门谢酒”或钱王炯的“秘诀”,长寿的老寿星们体现的都是淡泊处世,与人无争,这样方能宁静致远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盈缩之期,不但在天,养颐之福,可得永年”吧。



秋红欲滴 王泽清/摄

● 岁月留影

我匆匆去往震川园,拍摄归有光塑像、惠爱亭和墓地。在镌有《项脊轩志》全文的雕塑墙前伫立良久,仍觉意犹未尽,于是又去往宣化坊。

项脊轩究竟在哪?当年是什么模样?归氏后裔告诉我,项脊轩在宣化坊,临近后街河,有好几间老屋、一个院子。归有光在世时,就这样作描述:“项脊轩,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,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,尘泥渗漉,雨泽下注;每移案,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,不能得日,日过午已昏……”算起来,这幢建筑距今差不多已有六百年历史,世事发生了何其纷繁的变迁。在归有光父母住进去前,院子南北相通,是一个整体。等伯父叔父们分家后,室内外小门多了,隔墙到处都是。东家的狗对

着西家叫,鸡在厅堂内栖宿,客人要越过邻居厨房去吃饭。然而年轻的归有光把南阁子作为书斋,命名“项脊轩”,在此读书、著述,享受人间亲情。

宣化坊,始终处于车水马龙的昆山老城区中心。街道无疑显得狭窄了,又开设了各色店铺,从珍珠奶茶到糖炒栗子,从时尚T恤到手绘丝巾,林林总总,吸引游客前来享受假日。操着各种口音的年轻人,在高中课本上曾读过《项脊轩志》,或许没想到,自己正站在昔日项脊轩门外。假如屏息敛神,或许能与散文家有心灵感应吧。

归有光在十九岁时,写过一篇《书斋铭》,记述了项脊轩嘈杂的环境。这里没有庭院,面临大街,时常有过路人侧立凝视,想看看这个不做买卖的年

真容。

通衢桥,该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物。清康熙年间的县志记载,通衢桥建于明洪武十五年(1382)。明嘉靖年间的县志只写出桥的方位及附近建筑,没有说明年代。宋淳祐年间的县志,却有通衢桥的最初记载。这意味着通衢桥在宋淳祐年间已经存在,后又在明洪武十五年重建。其实,只要仔细端详暗褐色的武康岩梁架,就可以确认它是一座宋代古桥,至今已近八百岁。匱,原意存放贵重物品的匣子,由“通匱”可以获悉时人对后街河水的珍视。而武康岩梁架上的凤穿牡丹和缠枝莲纹饰,则显现了古桥的富丽。

项脊轩外,惟有这座通衢桥,见证了归有光蹉跎的一生如何焕发生命的

辉芒。除此之外,已别无他物。我阖目沉思,遥想归有光当年在昏黄的灯下凝神思索、奋笔疾书的情景;他离开项脊轩,在通衢桥堍乘坐一条木船,沿吴淞江去往安亭世美堂的情景;他为了实践修齐治平的理想,一次次孤独北上应试的情景……他是否想到,若干年后,还有无数人惦记着项脊轩,以及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寒花、魏用晦、张贞女?我曾几次去往太湖之滨的长兴,高速公路从山洞隧道通过时,我不由地想,昔日归有光水陆兼程,该颠簸多久,才能赴住这个偏僻小县就任。长兴今天的繁荣,不正折射出他“惠爱”从政理念的魅力?

四百多年后,震川文章依然焕发辉芒,先生无遗憾矣!

陈益